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四十

宋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矣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沱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文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麾彥之來奔

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
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
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没之家高祖知而不
問及出帝與契丹絶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虜
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
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
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
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為虜所困賴符彦卿張彦澤等因大
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逐賊得命
更望復子乎乃收馬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户口彫
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
能止即拜重威為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
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録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
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没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
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
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爨對幕席
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
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
趨中渡槁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彦筠王清渡水力
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彦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

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絶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大傳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為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大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

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勿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大師守大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録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遂弘璲弘璘弘瑾戶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棚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杲維翰緩其制書又而不亡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黜杀染来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

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社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豪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社重威率騎兵應之初晉大臣皆以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掌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鄉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愈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摠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為言非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

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
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
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
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
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
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部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
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
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
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

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
知博乎威少無賴好浦博以為道藝之粗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
悟謀以速久困之乃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
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長城
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
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威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
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揔倫問以濟否揔
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侯殺人垂盡則王事濟

矣守貞以為然掌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大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勿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譖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部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散之狀或父鐸詣闕訴寃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

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伏閤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第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己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樂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按矩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

州彦澤為先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彦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彦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彦澤與傳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彦澤倍道疾驅至河衙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劒擁後宮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太内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彦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詔登樓視賊彦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彦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傳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黄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彦澤彦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彦澤笑而不荅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宿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彦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内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彦澤乃敢遣帝取内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彦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彦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彦澤為俚語以自校死彦澤笑而厚待之彦

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馳出斷其臂領皇子延煦毋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逡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鑷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朴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鑷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幸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怒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臠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搤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四十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五代史記第五十三

王景崇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常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

宮見高祖顧留軍中效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裨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所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掌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當項所隔不得通顧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存事程涯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竇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鷄為暉將藥元福李彦從所敗暉攻

鳳翔整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瑩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瑩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從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己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死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吾屬至并死矣柰何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

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效亭思綰前曰兵綰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　城擊其家屬益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歐之奪其佩刀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俊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欵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部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罔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罔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罔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屬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在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産弟也掌置姓閻氏彥

超黑色胡髯號闊嵓喬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
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
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
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及
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
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
城下又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
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
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
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屏塞口以自訴高祖
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
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益守益堅諸
將皆知未可圖方伺　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
然因伺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
超從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
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
食釋七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
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彦超詬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彦召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
周彦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彦超善位
帝彦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
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
出勞軍彦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州太祖入立
彦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彦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竇儀諒往慰諭之彦
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
王峻用兵西方彦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
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彦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
為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
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彦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
為出兵攻沐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
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彦超閉
城自守初彦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
自伯禽以來未有能覇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
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
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彦超
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

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米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顧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虜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曰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貯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貿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彥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貿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貿物自言已而得貿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圜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校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戮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監

五代史記第五十三

雜傳四十二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四十二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乎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

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簿其世而不肯出歟柳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太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恐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君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蒿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

道不能邽真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
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
有瓦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
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
州遇朱泚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
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
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
在重悔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眞吾宰相也拜
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
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
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
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
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
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
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
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
者固有形之寶也　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
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
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

愍帝潞王又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
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
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
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大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
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
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
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
曰爾是何等老子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
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
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
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左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
十君益以詹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
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
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
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
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
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于徐
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

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夷狄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几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厭卯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公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相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

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敦煌人也其兄玭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玭饑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

浜梁大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
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
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
陵壅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
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眞書記
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
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
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
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
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

遣珽代行襲為留後珽至許州上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
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
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立出之
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
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
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
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
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
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
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袞象先討賊珽

為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薛貽矩同為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頃言多沮頃常鞅鞅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之食尤甚

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樞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郡臣群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茫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

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其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郡臣曰常參朔望廣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驅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

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
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糺然猶依
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
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
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書中下太常禮
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
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
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
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彦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
彦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彦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
道所駁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
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
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
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縡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
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
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
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
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翔等相持

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
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陛下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
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
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
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
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鄧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
即位欲用任圜為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
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
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
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然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
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珏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安
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
之以為宜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聾孔循罷樞
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
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古
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
遊關中劉繼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繼建使圖興復
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
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

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又之拜左拾
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
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
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
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
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
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
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
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至行寶
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
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
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愚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
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竇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
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
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犯京師愍
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
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侯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
牓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

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道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

舍人言是也遵終不草牋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頲具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太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大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王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椎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為亂兵劫其衣以敝服裹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頲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頲權軍府事頲為部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頲屢以法繩之頲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記第五十五

雜傳四十三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晧皆以好學知名燕蘇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凡暄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

郎監脩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玟帑廩之數幾何玟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玟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嚚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問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昫性少容怒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朝快活矣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快快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文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耽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及爲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躲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爲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爲僕射自以由

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朐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朐以自疾罷爲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字持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晉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彊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郤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廢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忿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伺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閤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遣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伺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

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爲節度使　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鈃中夜焚香呪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羣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請閤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鄉不以常人爲待自鄉爲相詢于興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鄉宜如何文紀皇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爲人懦暗少好學學韓愈爲文章舉進士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爲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爲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

與將吏歸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爲國宗屬而先帝新弃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又之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臣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當侍班常在僕射前胤孫責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俯敬而常侍在南宮六鄉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大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異其有所見言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繼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返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

行于世時人詡之曰侯清泰不亂乃來侯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亂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侯佛是佛侯公邪公侯佛邪亂孫荅曰豈知非佛侯我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亂孫卒後其家婢有爲亂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亂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慤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敬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顗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凝凝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

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顗爲戶部尚書
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戶不能斂官爲賻贈乃能
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
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
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
侍郎梁亡貶筠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爲吏
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
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
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録其
制辭編爲敕甲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
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
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
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
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
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册爾兔園册者鄉校俚
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
岳祕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常採唐
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
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

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陸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鄉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又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武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養爲孝仁皇請下有司

定謚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
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謂孝
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
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
號朕居五九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揔二名於耿躬惜一
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
尊祖禰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群議奏曰禮非天
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
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皇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
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
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家帝而立廟應州
劉岳脩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緦麻喪紀所以
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爲凡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
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
也今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
功皆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
可同如此右僕射盧文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
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

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踈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今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給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縞明宗時常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相矗父尭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爲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梲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

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柷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柷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柷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柷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柷爲學士掌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柷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今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柷少專於文學不能泣事維翰乃命柷知貢舉柷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

柷既受命往見維翰素貴嚴責而尊而語簡謂柷曰孔英來矣柷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柷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綠布大袖繡緣甲金飾白練襠錦勝蛇起梁

帶豹文大襪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員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詩係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官上壽天子舉爵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楊梲金帛群臣左右觀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鼗鼓法曲雜亂邪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庭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雜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梲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邪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子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爾後生

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雜傳四十四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

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
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
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牓則闔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
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時之
秀穎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
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
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
何高祖曰鄉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
宣敕十餘通受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
時鄭王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受以宣敕高祖至鄴從進
果反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
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
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
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
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
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
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
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

馮

趙瑩字玄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從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替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宰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元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從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爲河東節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鹽鐵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爲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爲頴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剌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兼維翰以價資望淺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爲相四方賄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謔笑自言頗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曾字子徵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曾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爲祕書郎丁母憂辭職後去遊太原晉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莊宗將即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爲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受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京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士歷領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爲濟陰王既而酖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壠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謚曰昭宣光烈孝

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史明殺遣賈
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而
昭宗何皇后皆爲梁所弒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
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汉此非賈大臣亦
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賈汉右僕射
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後
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汉重賞而
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
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
財汉佐用乃使賈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
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賈
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賈汉
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呂琦字暉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兗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
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汉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
其子延祚而事之汉兗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
兗見殺守光怒兗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兗故
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
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
食于道汉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

之間唐莊宗正太元汉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横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寬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脩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立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貳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兵餘前刺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兵餘見殺前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前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彊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紓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促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召

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之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吕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邪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也雖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巵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因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祕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王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王病親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王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

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爲觀察判官高祖徙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脩洛陽大內融上

疎切見高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
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
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
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
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秦何忽畋游以害多稼使
民何以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
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
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
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
史館脩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掌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頴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
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盧墓
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潁州縣出
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
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爲
太常少卿敎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
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
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
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

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羨宮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爲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傳致仕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寧晉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立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具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軿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

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
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
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威式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
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興唐丞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
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
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贊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贊
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
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
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
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
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內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又謂李
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鬻爲廟健兒
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
駕前之馬猶有五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
萬金自平遥沿山胥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
則事濟矣懿爲言之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
歷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
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右
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雜傳四十五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爲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羌掌書記崧謂掌書吕梁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羌所當梁私使崧代爲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爲善乃以崧爲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之人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

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柰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圜判三司用崧爲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沱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沱延光樞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延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疑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爲排已深

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荅弃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所忤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第嶼義與逢吉子第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射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咎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六無一人崧憲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諸爲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鱗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鱗少

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緑衣更爲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爲從事其後張文禮殺鎔自立遣鱗聘唐莊宗於太原鱗爲人利口敢言乃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鱗爲支使莊宗即位拜鱗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鑾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諜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鱗瓊不復詳考遂補爲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壖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鱗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鱗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鱗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鱗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又寘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諜者見鱗言事鱗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諜者使爲信久而無效由是貶

鱗兗州行軍司馬鱗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已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鴈紅裝拂二倏爾皮一因爲鱗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承姚顗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鱗顗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鱗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鱗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鱗

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鱗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彊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脩撰與脩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脩撰

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
錄初奕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
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
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廣順元年實録成緯求遷官不
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脩國史緯書曆日曆言當
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緯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柰
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
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内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
高祖軍北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
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
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之不
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
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凥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
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
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兵懷棣三州刺
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
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州爲張文禮文禮叅軍唐莊宗討張文禮
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

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
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慶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
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
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
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
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
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
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徑牢而出囚冀感
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
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喻寬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
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
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
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
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
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喜允事漢
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
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隧
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侍郎
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

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掌授僞命者皆梟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勑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皞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啟予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士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皞以文學在朝廷又宰相馬胤孫亲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牓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亲公於中書庶寮也亲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

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傳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撫本有此三字）秦帥辟爲秦川節度判官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人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立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景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爲神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贊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爲河南壽安尉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風所颺至

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
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
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
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
師及其槥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爲左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善屬賦謁梁相李琪
琪爲之稱譽薦爲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
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
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
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
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恠而問
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
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頎甲科人皆
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
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
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
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
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

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賛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闕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

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温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温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脅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記第五十八

司天考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無所取焉其後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免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

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矣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於如此是果兢辭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右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冲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秖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

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曆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戰天之曆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宵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廢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合宿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辯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固得七十二何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朞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十二百謂之經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

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
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
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右者植圭於陽
城以其近洛也益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
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洨儀之差臺應
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槭測臺垂
漏以爲中數垂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
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縮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
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
不論星極疎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踈遠而多失
今以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入者
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
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
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
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
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
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
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
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秋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
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又直若正

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
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
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
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畫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
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
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
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
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垂炭今校逐日行
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
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

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
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躲
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交之遠近以黃道
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
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
舉其大體遂爲箏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
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
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
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算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
曆一卷以爲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

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千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　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　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象策七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　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爲氣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杪也以氣策累加之杪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者辰及分杪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

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
分杪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纏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
減去歲中爲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
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朓朒

置加時入曆分杪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
日朓朒數爲日躔朓朒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八算外
即天正中氣加時日纏赤道宿度及分杪也加歲中以次
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八每限
減一晝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彊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
之宿自後亦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晝九限末率八
倍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
度爲分經法而以爲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
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爲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爲少太半之

數

黃道日度

置天中正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爲分盈統法爲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爲午彼分不足反減爲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爲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爲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爲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即去之盈縮互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午臺中晷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爲分十爲寸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則除爲辰數餘滿經法爲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統法爲夜各分滿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爲辰數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用分又五約之爲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爲辰滿經法爲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罗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統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

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其地載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爲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分十爲寸即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載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爲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爲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爲其地晨分減統法爲昏分置晨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　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七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　十　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　四十四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七　一十九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朓朒
置入曆分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程節除之爲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朓朒爲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朔弦望常分爲定日

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月雖出有交見初亦加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纒入曆以日纒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入交常日置月離朓朒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朓減朒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經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爲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入節叙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

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一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二道即以所起限爲正交後第一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放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八放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爲黃道差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減凡月在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爲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差爲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爲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大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

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爲加時象積用加之

月離下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爲前不足返減爲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爲晨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足反減之爲減
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晨昏
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
以經通法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
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即
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減交中
爲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
二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
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分定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爲用減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爲
加朔定而爲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
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用一減
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爲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准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爲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爲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至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爲千二百八十七爲二至後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至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爲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爲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爲陰陽定準減中限爲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爲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減之爲距食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爲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爲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曰陰道以爲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爲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陰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爲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日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為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為月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以減百一十七為泛用分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為泛用分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為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為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為虧初加之為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

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爲辰經法除之爲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北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其所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求定分已下即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為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出定分減出入分為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為帶食之大分餘為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入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昏

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為筭數皆筭寄用分而一為筭數

欽天步五星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六

變率一十四萬三千二百一十五　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　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十七　二十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八　六十五　一十一　一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前留　二十六　三十二　空二十八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二　一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十八　一十七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八　六十五　一十一　一十三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二　空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十八　一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十八　一十七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八　六十五　一十一　一十三

夕伏　一十七　三三十七二三十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七十一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一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空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空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三

次疾　七十二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六

次逢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順逢　六十三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前留　八六十九

退逢　一十　一五十八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退逢　一十　一五十八

後留　八六十九

順逢　六十一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空四十四

空四十四

二四十

二四十

空四十四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九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　九十

變改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十七　二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二十五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二　空一十一
前留　三十七三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二　空一十一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後留　三十七二

順遲　一十九
順疾　六十五
夕伏　一十九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四十三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變改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順疾　九十六
次疾　七十三
次遲　三十三
順遲　二十四
前留　六十九
退遲　四
退疾　六
夕伏　七
晨見　七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六三十　三五十一
一七　一一十四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十七
一百二十一五七二百一十六三十九
八十三十　七十七二
三十四　三十二四十
一十一六十二　一十一二十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四四十　一三十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十六十五　一二十二
退遲　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一
後留　六、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六、六十一　一十一　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二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二十七

辰星

周率八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三十四
順疾　一十七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順遲　一十六、四十三　三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後留	二六十八						
順遲	一十六	四十三	一十一	四十三	一十一	十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	二十四	一十六	四	
晨伏	十七	二	三十四		二十九	五十四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爲周數不盡爲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爲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爲次前天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爲日爲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爲度曆中以下爲先以上減去曆中爲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名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後次疾後次遲次疾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爲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爲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爲在縮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爲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爲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爲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爲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爲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

分空倍平行分爲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爲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爲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爲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者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一十四　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節　鴈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氷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鴈化爲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滎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肆月節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　螗蜩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温風生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生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鴈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爲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氷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彖屯內
小寒坎九二　彖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彖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彖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彖需內
驚蟄坎上六　彖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内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三　公萃　辟夫　侯旅内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内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内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内
立秋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内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内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剥　侯艮内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内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候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

沒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杪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爲有沒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爲日用加其氣而命之即所求沒日也

滅日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爲減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統法爲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滅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雖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爲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羲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掌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爲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

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纏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遲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究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義與之言蓋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宋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下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順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完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

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

考者可以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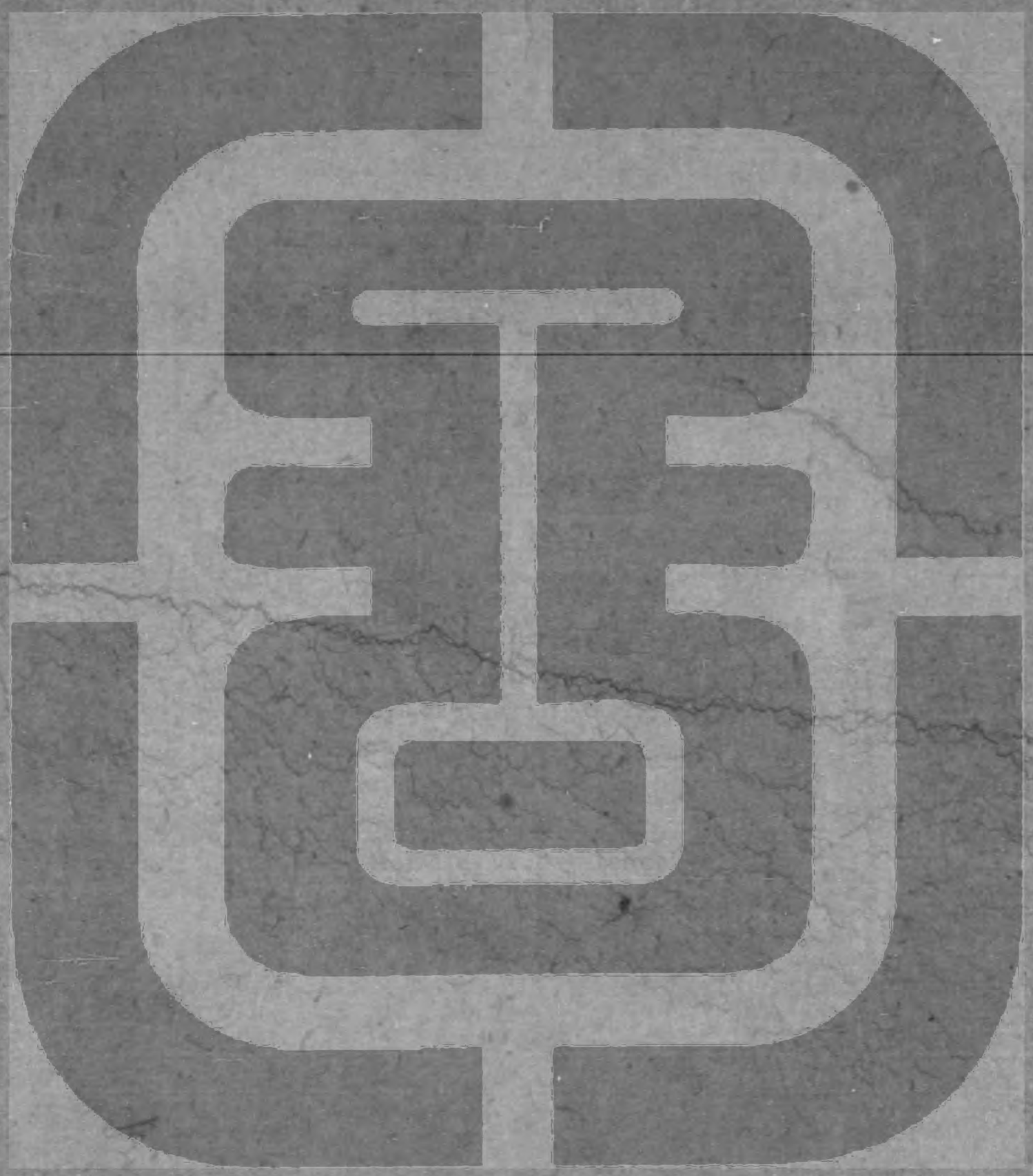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座二年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于于張甲戌彗出靈臺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熒惑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鼎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人相己丑至于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

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月戊午
月掩鬼庾申衆小星流于西北己巳熒惑犯人相乙亥月
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
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
壬子歲犯房庾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十月壬午月
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
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前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
月至于是月宗人宗正摇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
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
執法庾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
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
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
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
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
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
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長無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太白犯天鐘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
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

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衆星交流丁亥衆星交流而殞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壘壁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交流六月乙亥朔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雨雹于京師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掃天壘及哭星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乙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軫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壬子彗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熒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務

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鼎己己熒
惑犯天鑰三月戊子月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
七月庚辰月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
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
斗乙酉月食鼎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
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鼎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
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
并鉞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
犯鼎甲寅太白犯斗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
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
食之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
元距星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水冰壬戌月犯鼎癸
酉雨木冰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
月有食之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
有蝕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
乙酉鎮犯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月丁卯月掩鬼
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六月癸
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
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辛酉
鎮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

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謁者勾已徃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
而出四百四十三日甲寅月犯鼎三年二月甲戌月犯鼎六月乙卯
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庶
戍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
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乙未
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
惑犯天戶四月甲午歲犯鉤鈐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
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
熒惑犯天罇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
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
巳熒惑犯上將丙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
二月甲申雨木冰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
雷馬牛皆逸京城以爲晚鼓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
戌有星孛于參十一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月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畧其日月五星
之大變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據
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
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
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
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

天此其尤共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中閩天雨豆之數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